

蘓東坡詩集

詠史五
述懷六
書事七

特別

^18

37

6





和
門 37
號 卷 6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五

詠史

詠史和劉道原

十朋道原劉居士渙子也渙筠州人天聖中進士第居官有直氣不屑輒去卜



仲尼憂世接輿狂臧穀雖殊竟兩亡

續莊子駢拇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

俱亡其羊臧則地策讀書穀則博塞以遊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吳客漫陳豪士賦

厚晉史陸機傳齊王

同既終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刺焉

桓侯初笑越人方

援扁鵲姓秦名越人客齊見桓侯曰疾在

膝理不治將深桓侯不信復見退走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如之何

名高不朽終安用

續叔孫豹曰太上立德其

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謂不朽

日飲無何計亦良

援袁盎為吳相兄子種謂曰絲能日飲無何說王無反而已如此幸

得脫獨掩陳編弔興廢窗前山雨夜浪浪

子仁退之別知賦雨浪浪其不止

王莽

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名事事新。堯卿劉夢得詩云不改南山色其餘

新事。百尺穿成連夜井。厚王莽時劉京上言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夢曰天公使我告亭長攝皇帝即

真即不信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八地百尺。千金購得解飛人。天公莽募有奇藝可

以攻匈奴者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以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細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拜為

理軍先生。

董卓

公業平時勸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援後漢鄭太字公業卓擅朝太與周

秘伍瓊共說卓以韓馥劉岱孔楨張資袁紹為牧守及義兵起卓大怒曰卓初入朝秘瓊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請君到官舉兵相圖此賣卓卓何相

負遂斬秘瓊而鄭只言天下無健者。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卓公太以說辭獲免

豈信車中有布乎。援王允與呂布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荷而行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

虎兒

此篇當為遠姪作

舊聞老蚌生明珠。續韋康字元將弟誕字仲將孔融與康父書曰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也未省老

兔生於菟。援楚人謂虎為於菟老兔自謂月中物。不騎快馬騎

蟾蜍。黃中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蟾蜍爬沙不肯行。續韓愈效玉川子月蝕詩爬沙脚手

坐令青衫垂白須。於菟駿猛不類渠。指揮

黃熊駕黑貙。丹砂紫麝不用塗。堯卿世之小兒必塗丹砂紫麝以辟不祥眼光

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誇智有餘。不勞搖牙咀爾徒。

厚魏志曹真嘗會吳質等真肥朱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志拔刀瞋目言爾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劔曰曹子丹汝非屠几上肉吳質吞爾

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

開元遺事三首

姚宋亡來事事新。一官銖重萬人輕。朔方老將風

流在。不取西蕃石堡城。續王忠嗣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

潭裏車船百倍多。廣陵銅器越谿羅。三郎官爵如
泥土。爭唱弘農得寶歌。

琵琶絃急袞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鞦。破費八姨三
百萬。大唐天子要纏頭。續明皇自擊羯鼓八姨獻
三百萬為大唐天子纏頭

戲作賈梁道詩 并引

王凌謂賈充曰。汝非賈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國與
人。由是觀之。梁道之忠於魏也久矣。司馬景王既
執凌歸。過梁道廟。凌大呼曰。我亦大魏之忠臣也。
及司馬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二人者可謂忠
義之至。精貫於神明矣。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其
子充之姦。至使首發成濟之事。此又理之不可曉

者也。故余戲作小詩云。

嵇紹似康為有子。郝超叛鑿似無孫。續晉惠帝之難。嵇
紹死之。血污御衣。惠

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洗。紹嵇康子也。郝超死有遺書一價。乃
與桓温奸謀之書。父方回見之不哭曰。恨汝死晚。超鑿孫也。如今更恨

賈梁道。不殺公閻殺子元。子元公閻賈充字
子元。司馬景王字。

歐陽叔弼見訪。誦淵明事。歎其絕識。叔弼

既去。感慨不已。而賦此詩。

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為
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

口腹。續晉書。陶淵明嘗謂親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
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

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
鄉里小人。遂解印賦歸去來。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

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厚唐書。元載字公輔。代宗時為宰相。賜
死籍其家。胡椒有八百斛。餘物稱是。

以此殺其身。何啻抵鵲玉。安公鹽鐵論南越以孔雀珎門戶昆山之旁以玉抵烏鵲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

李白謫仙詩

我居青空裏。君隱黃埃中。聲形不相弔。心事難形容。欲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天杯飲清露。展翼登蓬萊。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對面一笑語。共躡金鰲頭。絳宮樓闕百千仞。霞衣誰與雲煙浮。

顏闔

顏闔古有道。躬耕自衣食。區區曾小邦。不足隱明德。軺軒來我門。聘幣繼金璧。出門應使者。耕稼不謀國。但疑誤將命。非敢憚行役。使者反錫命。戶庭空履迹。薄俗徇世榮。截趾履之適。所重易所輕。隋珠彈飛翼。伊人畏照影。獨往就陰息。鼎俎薦忠賢。誰能死燔炙。念彼藏皮冠。安知獲堯客。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

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絕。

寂莫申公謝客時。自言已見穆生機。綰臧下吏明堂廢。又作龍鍾病免歸。

龐公

襄陽龐公少檢束。白髮不髡亦不俗。世所奔趨我獨棄。我已餘彼不足。鹿門有月樹下行。虎谿無

風舟上宿。不識當時捕魚客。但夢長康畫金粟。杜
口如今不復言。龐公為人不曲局。東西有人問老
翁。為道明燈照華屋。五言七言正兒戲。三行五行
亦偶爾。我性不飲只解醉。正如春風弄羣卉。四十
年來同幻事。老去何須別愚智。古人不仕亦不滅。
我今不作亦不止。寄語悠悠世上人。浪生浪死一
埃塵。洗墨無池筆無冢。聊爾作戲悅吾神。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五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六

述懷

秋懷二首

苦熱念西風。

堯祖古樂府有苦熱行

常恐來無時。及茲遂淒凜。又

作徂年悲。

次公淮南子木葉落長年悲

蟋蟀鳴我牀。黃葉投我幃。阮厚

嗣宗詩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

窗前有棲鵬。夜嘯如狐狸。

續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傅有鵬

鳥入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

露冷梧桐脫。孤眠無安枝。熠燿亦有

偶。

厚詩東山熠燿宵行高屋飛相追。定知無幾見。迫此清霜期。

曾杜少陵螢火詩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物化逝不留。我興為嗟咨。次公詩我興視夜便

當勤秉燭。

續古詩晝短晝夜長何不秉燭遊

為樂戒莫遲。

海風東南來。吹盡三日雨。空階有餘滴。

厚古詩夜雨滴空階似與

看人自看皆可

幽人語次公易幽人見吉念我平生歡寂莫守環堵續禮儒行環堵之室

壺漿慰作勞續陶潛詩壺漿勞近邨援楊惲書田家作勞裹飯救寒苦次公莊子裹飯

而往今年秋應熟過從飽雞黍嗟我獨何求厚詩不知我者謂我

求萬里涉江浦居貧豈無食自不安畎畝念此坐

達晨續陶詩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殘燈翳復吐厚杜詩曳雲蒙清晨初日翳復吐

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

由相繼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懷

瞳瞳日脚曉猶清細細槐花暖欲零坐閱諸公半

廊廟時看黃色起天庭自注僕射呂公門下韓公左丞劉公皆自講席大用續人面有天庭相書以黃

上尊初破早朝寒茗盃仍露講舌乾陛楯諸郎空

兩立故應慙悔不儒冠次公漢高祖解儒冠溺之

兩鶴摧頽病不言年來相繼亦乘軒援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誤聞九奏聊飛舞十朋虞書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可得裴回為啄吞

微生偶脫風波地晚歲猶存鐵石心厚皮日休桃花賦序余嘗慕宋廣平之為

相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之辭然其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不類其為人也定似香山老居士師

山寺在洛都龍門白居易晚年自稱香山居士以儒教飾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養其壽世緣終淺道根深

自注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軾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

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此翁晚節閒適之樂焉

小兒

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次公李白詩兒女嬉笑牽人衣我欲嗔小兒

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愁何為還坐媿此

言洗殘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為酒錢。劉伶嘗

於妻妻捐酒毀器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終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頽然復醉

余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

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

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二月六日來別南北

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

作三絕句

當來雙鬢兩青青強說重臨慰別情衰髮祇今無

可白故應相對話前生

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老較前賢便將洛社休

官去猶有閒居二十年

先生晚與僧如滿結香火社文酒娛樂二十年

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

次公樂天罷杭有詩云三年為刺史飲郡六百日入山十二

還將天竺一峰去

把雲根到處栽

自笑一首

子石如琢玉

厚歐陽永叔研譜端石以子石為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遠煙真削鑿

入我病風手

欲迷既似蠟屐阮

醉筆得天全

柳稭接晉書稭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

厚

文蔚堂

子醉者墜車雖疾不死其神全也宛宛天投蜺
次公後漢五行志靈帝時有黑氣隨
全於酒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
北宮温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騰起奮迅長十餘丈其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
退之作毛穎傳以筆為姓
毛名穎目之曰中書君
伴我此幽栖

寓興

江月五首 并引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
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
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余嘗夜起登合江樓或
與客遊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
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
古今絕唱也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為

韻

一更山吐月玉墪臥微瀾正似西湖上湧金門外
看冰輪橫海闊香霧入樓寒停鞭且莫上照我一
杯殘

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厚王仲宣詩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拊琴可憐人與
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停露艸不可藉歸來掩
關臥唧唧蟲夜話

三更山吐月栖鳥亦驚起起尋夢中遊清絕正如
此驅雲掃衆宿俛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違
洗耳鍾高士傳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之巢父聞之洗其耳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牛飲其下流也

四更山吐月皎皎為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

橫厚春秋元命苞玉衡北兩星為玉繩星杜甫詩不違銀漢落亦伴玉繩橫野橋多斷版山寺有

微行今夕定何夕援詩今夕何夕見此察者夢中遊化城次公法華經有導師以

方便力化作一城於是眾人前入化城生已度想生安穩想

五更山吐月窗迴室幽幽厚退之詩蟲鳴室幽幽月吐窗炯炯玉鉤還挂

戶厚鮑昭月詩始出西南樓纖纖如玉鉤江練却明樓續謝玄暉詩澄江靜如練星河澹

欲曉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詠清切變蠻謳

妒佳月

狂雲妒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汗潔白爰有謫僊人舉酒為三客今夕偶不見沈瀾念風伯無煩風伯來彼也易滅沒支頤少待之寒空淨無迹粲粲黃金槃獨照一天碧玉繩慘無輝玉

露洗秋色浩瀚玻璃瑣和光入胸臆使我能永延約君為莫逆

夜行觀星

天高夜氣嚴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鬧如沸天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世俗強指摘一一立名字南箕與北斗乃是家人器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迫觀知何如遠想偶有似茫茫不可曉使我長歎喟

有美堂暴雨

遊人脚底一聲雷滿座頑雲撥不開天外黑風吹海立次公杜甫太清宮賦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十分斂

灑金尊凸。千杖敲鐸羯鼓催。高唐南京羯鼓錄。明皇嘗遇香雨。初晴命取羯鼓臨軒縱擊。回

頤柳杏皆折。喚取謫仙泉灑面。續李白待詔翰林。明皇度曲欲造新詞。亟召白。白已醉於酒肆矣。召入宮。宮人

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刻成十餘章。到傾鮫室瀉瓊瑰。任鮫人從水中出。向人家泣。而出珠滿盤。以予主人。仔魯聲伯夢涉。寄住。積日賣綃。臨去索器

洄。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

次韻章傳道喜雨自注禱常山而得

去年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飲鹹苦。今年春暖欲

生蠖。續春秋宣十五年。冬。蠖生。蠖蟲子也。地上戢戢多於土。預憂一旦開

兩翅。口吻如鋒那肯吐。前時渡江入吳越。布陳橫

空如項羽。自注去歲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極可畏。次公前漢。農布反。上自將擊。布兵精甚。置陳如項羽軍。上惡之。農

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區區固難禦。撲緣駿尾困牛

馬。次公莊子言養馬。其有蚊蠅撲緣。啗齧衣服穿房戶。坐觀不救亦何

心。秉畀炎火傳自古。厚詩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荷鋤散

掘誰敢後。得米濟飢還小補。次公小民掘土埋蝗者。以多寡給其米。以償其功也。常

山山神信英烈。麾駕雷公訶電母。應憐郡守老且

愚。欲把瘡痍手摩撫。次公漢功臣長瘡。瘡未平。山中歸時風色變。中

路已覺商羊舞。援家語齊有一足之鳥。舒翅而跳。齊侯遣使訪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昔童兒謠曰。商羊鼓舞。天

將大雨。夜窗騷騷鬧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從來旱蝗

必相資。師五行志。旱則魚螺變為蟲蝗。此事吾聞老農語。庶將積潤埽

餘孽。收拾豐歲還明主。縣前已窖八千斛。破。今春及今得蝗子。八千

餘斛。率以一升完一畝。更看蠶婦過初眠。自蠶一眠則不復生矣。未

用賀客來旁午。次公史冠蓋旁午。先生筆力吾所畏。蹙躑鮑

謝誇徐庾。次公鮑謝鮑昭謝朓也。徐庾徐陵庾信也。偶然談笑得佳篇。便恐

流傳成樂府。

續漢武立樂府采詩有趙代秦楚之謳

陋邦一雨何足道。吾

君盛德九州普。中和樂職幾時作。試向諸生選何

武。

厚前漢何武傳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屢蒙瑞應益州刺史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宣帝召武等於宣室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

雪夜獨宿柏山菴

晚雨纖纖變玉霏。小菴高臥有餘清。夢驚忽有穿

窗片。夜靜惟聞瀉竹聲。

匡荀鶴雪詩嵩谷惟聞折竹聲

稍壓冬瘟聊得

健。未濡秋旱若為耕。天公用意真難會。又作春風

爛熳晴。

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鷺絮

蝶飛舞之類為比仍不使皓白潔素等字

次子由韻

縮頸夜眠如凍龜。雪來唯有客先知。江邊曉起浩

無際。樹杪風多寒更吹。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

盡滄浪髭。方知陽氣在流水。沙上盈尺江無澌。隨

風顛倒紛不擇。下滿坑谷高陵危。江空野闊落不

見。入戶但覺輕絲絲。霑裳細看巧刻鏤。豈有一一

天工為。霍然一麾徧九野。吁此權柄誰執持。世間

苦樂知有幾。今我幸免霑膚肌。山夫只見壓樵擔。

豈知帶酒飄歌兒。天王臨軒喜有麥。宰相獻壽嘉

及時。凍吟書生筆欲折。夜織貧女寒無帷。高人著

屐蹋冷冽。飄拂巾帽真仙姿。野僧斫路出門去。寒

三石八十七
液滿鼻清淋漓。灑袍入袖濕靴底。亦有執版趨階
墀。舟中行客何所愛。願得獵騎當風披。艸中咻咻
有寒兔。孤隼下擊千夫馳。敲冰煮鹿竅可樂。我雖
不飲強倒卮。楚人自古好弋獵。誰能往者我欲隨。
紛紛旋轉從滿面。馬上操筆爲賦之。

大雪獨留尉氏

古驛無人雪滿庭。有客冒雪來自北。紛紛笠上已
盈寸。下馬登堂面蒼黑。苦寒有酒不能飲。見之何
必問相識。我酌徐徐不滿觥。看客倒盡不流濕。千
門盡閉行路絕。相與笑語不知夕。醉中不復問姓
名。上馬忽去橫短策。

舶趨風

并引

吳中梅雨旣過。颯然清風彌旬。歲歲如此。湖人謂
之舶趨風。是時海舶初回云。此風自海上與舶俱
至云爾。

三旬已過梅黃雨。萬里初來舶趨風。幾處縈回度
山曲。一時清駛滿江東。驚飄菽菽先秋葉。喚醒昏
昏嗜睡翁。欲作蘭臺快哉賦。却嫌分別問雌雄。楚

襄王遊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
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特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而有之

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羣。前山槎牙忽
變態。後嶺雜遝如驚奔。仰看微徑斜繚繞。上有行

人高縹緲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百步洪二首 并序

王定國訪余於彭城一日櫂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往夜著羽衣佇立於黃樓上相視而笑以謂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余復與錢塘參寥師放舟洪下追懷曩遊已為陳迹喟然而歎故作二詩一以遺參寥一以寄定國且示顏長道舒堯文請同賦云

長洪斗落生跳波次公上林賦馳波跳沫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

絕叫鳧雁起次公素彥道標捕投馬絕叫亂石一線爭磋磨有如兔

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

電過隙珠翻荷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

渦嶮中得樂雖一快何異水伯誇秋河續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

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馬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也我生乘化日夜逝子

歸去來辭聊乘化以歸盡坐覺一念逾新羅次公傳燈錄有僧問盛禪師如是觀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

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荆棘埋銅駝厚晉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

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君

看岼邊蒼石上古來篤眼如蠶窠但應此心無所

住次公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造物雖駛如吾何回船上馬各歸

去多言嘒嘒師所呵

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輿欲語防飛梭。晉謝鯉字幼輿，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鯉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鯉聞之傲然長笑曰：猶不廢我，猶敢。輕舟弄水買

一笑。醉中蕩槳肩相磨。字任社，詩曰：童子不學長安閭里

依。厚：明漢書閭里之俠，原涉為冠。貂裘夜走臙脂坡。厚：臙脂坡，長安伎館坊名。獨將詩

句擬鮑謝。涉江共采秋江荷。厚：李白詩：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不知詩

中道何語。但見兩頰生微渦。我時羽服黃樓上，坐

見織女初斜河。厚：小沈警傳：姮娥妒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歸來笛聲滿

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厚：李白詩：蒲萄酒，金叵羅。柰何舍我入塵

土。擾擾毛羣欺臥駝。不念空齋老病叟，退食誰與

同委蛇。次公：詩：委蛇委蛇，自公退食。時來洪上看遺迹，忍見屐齒青

苔窠。詩成不覺雙淚下，悲吟相對惟羊何。厚：宋謝靈運與族弟

惠連何長瑜荀雍羊璿之以文章賞會，時人謂之四友。靈運有登臨海嶠詩，其序云：與從弟惠連見羊和共和之。欲遣佳人

寄錦字。援：寶滔出鎮襄陽，其妻蘇氏織錦為回文詩以贈之，宛轉循環辭甚凄切。夜寒手冷無人

呵。厚：李白於便殿州詔時，天寒筆凍，帝令宮嬪十人各執牙筆呵之，令白遍取書字。

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開元寺山茶舊

無花，今歲盛開，二首

太昊祠東鐵墓西。次公：太昊祠與鐵墓皆在陳州。志林云：余舊過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柳湖傍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往焉，其趾見有鐵錮之。一尊曾與子同攜，回瞻郡

閣遙飛檻。北望牆竿半隱隄。飯豆羹藜思兩鵠。援：漢

翟方進壞陂，汝南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飲河喫水賴長蜺。

援：漢昭帝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竭，天投蜺則大雨也。如今勝事無人共，花下壺盧

鳥勸提。提壺，鳥語也。

長明燈下石闌干。長共杉松鬪歲寒。葉厚有稜犀
甲健。花深少態鶴頭丹。久陪方丈曼陀雨。（續）佛書佛
說法天雨
曼陀羅花。羞對先生首着盤。（厚）薛令之為東宮侍讀時官僚閉澹以
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
無所有首着長闌干飯澀匙難滑羹
稀箸易寬只可謀朝食何由保歲寒雪裏盛開知有意。明年
開後更誰看。

西湖戲作

（信）民杭頴皆有西湖東坡連守二州其到頴
有謝執政啓云入參兩禁用玷北扉之榮出典
二邦輒為
西湖之長

一士千金未易償。（次）公子貢曰寧喪千金無失
士心則一士比千金為多矣我從陳趙兩
歐陽。舉鞭拍手笑山簡。（續）李白襄陽歌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
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
翁醉
似泥祇有并州一葛強。（厚）晉山簡傳郡民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
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曰高陽池時有兒
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
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葛強簡愛將也

江郊并序

惠州歸善縣治之北。數步抵江。少西有盤石。小潭
可以垂釣。作江郊詩云。

江郊蔥朧雲水菴。絢綺岸斗入洄潭。輪轉

（厚）柳子厚
流沫成輪

先生悅之。布席閒燕。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

魚。（丙）張志和每垂釣不
設餌志不在魚也樂此竿綫優哉悠哉。

（次）公詩小雅
優哉悠哉

玩

物之變

舟中夜起

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湖。舟人水鳥兩
同夢。（次）公詩甘
與子同夢大魚驚竄如奔狐。夜深人物不相管。
我獨形影相嬉娛。暗潮生渚弔寒蚓。落月挂柳看

懸珠。此生忽忽憂患裏。清境過眼能須臾。雞鳴鐘
動百鳥散。船頭擊鼓還相呼。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

龜父圖經望湖樓一

名看經樓。乾德七年忠懿王錢氏。建去錢塘一里。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
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放生魚鼈逐人來。

敬夫天僖四年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

無

主荷花到處開。

次公杜詩。桃花一簇開無主。

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

解與月裴回。

烏菱白芡不論錢。亂繫青菰裹綠盤。忽憶嘗新會

靈觀。滯留江海得加餐。

次公會靈觀在京師

獻花遊女木蘭橈。細雨斜風溼翠翹。

次公張志和詩。青蒲笠碧葉衣斜風。

細雨不須歸。

無限芳洲生杜若。吳兒不識楚詞招。

續屈原九歌。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未成小隱聊中隱。

續王康琚反招隱詩。大隱隱朝市。小隱隱數澤。

可得長閒勝暫

閒。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宿望湖樓再和

新月如佳人。出海初弄色。娟娟到湖上。潏潏搖空

碧。夜涼人未寢。山靜聞響屐。

厚南史謝靈運傳。尋山涉嶺。必造幽峻。登躡嘗著木屐上山。

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

騷人故多感。悲秋更慘慄。

續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為氣也。慘慄。

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君胡不相就。朱墨紛黜赤。

援蘇綽事。周文帝為行臺令史。

參典機案。始製文案。程式朱出墨入。

我行得所嗜。十日忘家宅。但恨無友

生詩病莫相詰。君來試吟詠。定作鶴頭側。改罷心愈疑。滿紙蛟蛇黑。

三月二十日開園三首 是日散父老酒食

雪額霜鬢語僮僮。澹蕩園林取次行。要識將軍非凡意。續晉書帝召桓伊飲宴謝安侍坐伊撫箏而歌怨詩謝安泣下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須曰使君於此不凡從來祇啜小人羹。厚左傳鄭伯賜類考叔食考叔食舍肉曰小人

西園牡鑰夜沈沈。敬夫漢五行志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尚有遊人

臥柳陰。鶴睡覺來風露下。落花飛絮滿衣襟。

鬱鬱蒼顏真道友。絲絲紅萼是鄉人。蒼顏松也紅萼海棠也何時

翠竹江邨路。送我柴門月色新。續杜甫詩白沙翠竹江邨莫相送柴門月色新

吉祥寺花將落而述古不至

今歲東風巧翦裁。含情只待使君來。女公張祐詩含情只待舍人來對花無信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

述古聞之明日即來坐上復用前韻同賦

仙衣不用剪刀裁。女公劉禹錫詩仙人衣裳棄刀尺宋之問立春詠翦綵花應制詩今年春色好應彼剪刀催

國色初含卯酒來。續南部新書唐玄宗內殿賞牡丹謂穆脩已曰今京邑詩誰為首出脩已曰李正封詩天香

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貴妃侍側上曰太守問花花有語為

君零落為君開。胡才調集有無名氏絕句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尊前把一杯盡日間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

東坡一絕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确坡頭路。女公退之詩山石犖确行徑微自愛鏗然曳杖聲。

山邨五絕 熙寧六年作

竹籬茅屋趁谿斜。春入山邨處處花。無象太平還

有象。續唐文宗延英對宰相曰：卿等有意太平乎？牛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雖未及至治，亦可謂小康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孤

煙起處是人家。

烟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令黃犢無

人佩。厚：龔遂為渤海太守，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布穀何勞也。勸耕。次：布穀鳥名，其聲云然，俗云催耕鳥也。

老翁七十自腰鎌。續鮑明遠詩：腰鎌刈葵藿。慙媿春山筍蕨甜。豈

是聞韶解忘味。次公：班固幽通賦云：虞韶美而鳳儀兮，孔忘味於千載。爾來三月食

無鹽。次公：涅槃經云：食中無鹽。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

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竊祿忘歸我自羞。豐年底事汝憂愁。不須更待飛

鳶隨。方念平生馬少游。續後漢馬援傳：援擊交趾，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忼慨多志，曰：士生

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縣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足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跼跼隨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強起出門。

還作此詩。意思殊昏昏也。

卯酒困三杯。午餐便一肉。雨聲來不斷。睡味清且

熟。昏昏覺還臥。展轉無由足。強起出門行。孤夢猶

可續。泥深竹雞語。邨暗鳩婦哭。無已：蘇齋開覽云：白蟻聞竹雞之聲，盡化為水。今山林多有之，其聲自呼為泥滑滑者是也。天將陰鳩輒逐其婦。

明朝看此詩。睡語應難讀。

和李太白 并序

李太白有潯陽紫極宮感秋詩。紫極宮今天慶觀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余。蓋其師卓玘之所刻。玘有道術。節義過人。今亡矣。太白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今余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玉芝一名瓊田艸。洞微種之七八年矣。云更數年可食。許以遺余。故并記之。

寄臥虛寂堂。月明浸疎竹。泠然洗我心。次公。易。聖人以此洗心。欲

飲不可菊。流光發永歎。自昔非余獨。行年四十九

還此北窗宿。緬懷卓道人。白首寓醫卜。次公。賈誼曰。聖人不在朝廷。必

不容覆。次公。左傳。視君不如奕棊。惟應玉芝老。待得蟠桃熟。續漢武

在下醫之中。謫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世道如奕棊。變化

王母言蟠桃二千歲一熟。

豆粥

君不見潯沱流。漸卓折軸。公孫倉皇奉豆粥。濕薪

破竈自燎衣。飢寒頓解劉文叔。續後漢馮異傳。異字公孫。主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

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葦草。時天寒冽。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

舍。異抱薪。燔蕪。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因復渡潯沱河。至信都。次公。其後光武詔曰。倉卒蕪葦。厚豆粥。潯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或曰。潯

沱河。乃是麥飯。而先生用為豆粥。此蓋痛快行語。不復檢本耳。惟先生則可。又不見金谷敲冰艸木

春。帳下烹煎皆美人。萍壑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

石季倫。厚。晉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萍壑。王愷每以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韭萍壑是荷韭。根雜以麥苗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干戈未解身如寄。聲

色相纏心已醉。身心顛倒自不知。更識人間有真

味豈如江頭千頃雪色蘆。茅檐出沒晨煙孤。地確
春秔光似玉。沙餅煮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著處。
賣書來問東家住。女公杜詩盡拈書籍賣來問爾東家臥聽雞鳴粥熟時。
蓬頭曳履君家去。

到穎未幾公帑已竭。齋廚索然戲作數句。

我昔在東武。吏方謹新書。女公東武密州也。新書言新法行減公使庫錢也。齋空

不知春。女公齋字指言公庫也。古人云齋酒者是也。客至先愁予。采杞聊自誑。

食菊不敢餘。女公密州又曰膠西先生嘗作後杞菊賦其序曰移守庭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其賦有曰曾杯酒之不設攪州木以誑口今詩蓋述往事耳。歲月今幾何。齒髮

日向疎。幸此一郡老。依然十年初。夢飲本來空。女公

唐文粹有何諷渴賦皆言夢飲之事真飽竟亦虛。女公佛書寶積經云說食者竟無所飽夢飽者竟無所得尚有

赤脚婢。續退之贈玉川子詩曰一婢赤脚老無齒能烹鱖尾魚。厚詩魴魚鱖尾心知皆夢

耳。慎勿歌歸歎。

和子由次月中梳頭韻。十朋子由詩序云轍有白髮近二十年矣然止百餘

莖不增不減虔州道人王正彥教令拔去以真水火養之恐不復更生從其言已數月而白髮不出更年歲不見豈真不生邪子瞻兄示我月中梳頭詩戲次來韻言拔白之驗詩曰水上有車車自翻懸流如線垂前軒霜蓬已枯不再綠有客勸我拔其根枯根一去紫茸出珍重已試幽人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

夏畦流膏白雨翻。北窗幽人臥羲軒。續陶潛嘗言夏日虛閒高臥北窗之

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風輪曉長春筍節露珠夜上秋禾根。或為

子言州木之長常在味明間早作而伺之乃見其拔起數寸竹筍尤甚又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黃昏月出露珠起於其根壘壘然忽自騰上若有推之者或入於蓬心或垂於葉端稻乃秀實驗之信然此一事與子由養生之說契欲以此為寄從來白髮有公道。
厚杜牧詩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鏡始信丹經非妄言。此身法報本無

次公法報以言法身報身也乃
佛氏之說華嚴合論中詳矣
不復有解
化之事他年妙絕兼形魂傳燈錄有形
神俱妙者乃

黃州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
餘。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
林間。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祇樂聽山鳥。攜琴
寫幽泉。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歸來始覺遠。明
月高峰巔。

無題

六秩行當啓。區中緣更疎。不貪爲我寶。安步當君
車。故國多喬木。先人有敝廬。誓將閒散好。不著一

行書

縱筆

案此詩執政聞而
怒之再貶儋耳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牀寄病容。報道先生春
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鳴泉思思君子也。君子抱道且殆而時弗
與。民咸思之。鳴泉故基堙圯。殆盡眉山蘇
公搔首踟躕作鳴泉思以思之。

鳴泉鳴泉。經雲而潺湲。拔其毛骨者修竹。蒸爲雲
氣者霏煙。山夔莫能隱其怪。野翟詎敢藏其妍。茅
蘆蕭蕭。昔有人焉。其高如山。其清如水。其心金與
玉。其道砥與絃。執德沒世。落月入地。英名皎然。陽

三五十七
義麗天。舊隱寂寂。新篁娟娟。思彼君子。我心若懸。
谷鳥在上。巖花炫前。鳴泉鳴泉。能使我宛結而華
顛。

老人行

有一老翁老無齒。處處無人問年紀。白髮如絲向
下垂。一雙眸子碧如水。不裹頭。又無履。相識雖多
少。知己問翁畢竟何所止。笑言只在紅塵裏。秋風
獵獵行雲飛。老人此意無人會。目注雲歸心自知。
黃口小兒莫相笑。老人舊日曾年少。浪迹常如不
繫舟。地角天涯知自跳。亦曾樂半夜。傳籌醉朱閣。
美人如花弄絃索。只恨尊前明月落。亦曾憂羈旅。

他鄉迫莫秋。故國日邊無信息。斷鴻空逐水長流。
或安貧或安富。或爵通侯封萬戶。一任秋霜換鬢
毛。本來面目長如故。水有蘋兮山有芝。人意雖存
事已非。有時却憶經遊處。都似茫茫春夢歸。邇來
尤解安貧賤。不爲公卿強陪面。皎如明月在秋潭。
動著依前還不見。還不見。可柰何。空使遠人增眷
戀。但祇從他隨物轉。青樓黃閣長相見。若相見。莫
殷勤。却是翁家舊主人。

夢中絕句

楸樹高花欲插天。暖風遲日共茫然。落英滿地君
方見。惆悵春光又一年。

柴桑春晚思依依。屋角鳴鳩兩欲飛。昨日已收寒食火。吹花風起却添衣。

絕句

洗兒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無題

引手攀紅櫻。紅櫻落如線。仰首看紅日。紅日走如箭。年光與時景。頃刻互衰變。何當血肉身。安得常強健。人心苦執迷。富貴憂貧賤。憂色常在眉。歡容不上面。吾今頭半白。把鏡非不見。惟應花下杯。更

待他人勸。

古風

精神洞元化。白日升高旻。俯仰凌倒景。龍行逸如神。半道過紫府。弭節聊逡巡。金牀設寶几。璀璨明月珍。仙者二三子。眷然骨肉親。飲我霞石杯。放杯恍如春。遂朝玉虛上。冠劍班列真。無端拜失儀。放棄令自新。雲霄難遽返。下土多埃塵。淮南守天庖。嗟我復何人。

絕句二首

峨峨疊石立何孤。賴有蕭蕭翠竹俱。日莫無人鷗鳥散。空留遠水伴寒蘆。

三百十
蘇東坡詩集卷之二
漠漠秋高露氣清。新蒲倚石近谿生。夜來雨後西
風急。靜向窗前似有聲。

絕句三首

松柏蕭森谿水南。道人只作兩團菴。市區收罷豚
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
此身分付一蒲團。靜對蕭蕭竹數竿。偶為老僧煎
茗粥。自攜修綆汲清泉。
天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聲夜向闌。織女明星來
枕上。乃知身不在人間。

襍詩

昔日雙鷗照淺眉。如今婀娜綠雲垂。蓬萊老守明
朝去。腸斷簾間蟋蟀悲。

虛飄飄三首

虛飄飄。畫檐蛛結網。銀漢鵲成橋。塵漬雨桐葉。霜
飛風柳條。露凝殘點見紅日。星曳餘光橫碧霄。虛
飄飄比浮名利猶堅牢。

虛飄飄。花飛不到地。虹起謾成橋。入夢雲千疊。游
空絲萬條。蜃樓百尺橫蒼海。雁字一行書絳霄。虛
飄飄比人。身世猶堅牢。

虛飄飄。風寒吹絮浪。春水暖冰橋。勢緩雙垂線。聲
乾葉下條。雨中漚點隨流水。風裏彩雲橫碧霄。虛
飄飄比時富貴猶堅牢。

古意

兒曹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癡旁笑侮。翁出坐曹鞭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鞭人以為戲。公怒鞭人血流地。等為戲劇誰復先。我笑為翁兒更賢。

第五橋

白露淒風洗瘴煙。夢回相對兩淒然。崔羅廷尉非當日。鳩杖先生愈少年。世事飽諳思縮手。主恩未報恥歸田。誰憐第五橋東水。獨照台州老鄭虔。

雷州八首

白髮坐鉤黨。南遷瀕海州。灌園以餬口。身自襍蒼頭。籬落秋暑中。碧花蔓牽牛。誰知把鉏人。舊日東

陵侯

荔子無幾何。黃柑遽如許。遷臣不惜日。恣意移寒暑。層巢俯雲木。信美非吾土。艸芳自有時。鶻鳩何關汝。

下居近流水。小巢依嶺岑。終日數椽間。但聞鳥遺音。爐香入幽夢。海月明孤斟。鷓鴣一枝足。所恨非故林。

培塿無松柏。駕言此焉游。讀書與意會。却掃可忘憂。尺蠖以時屈。其伸亦非求。得歸良不惡。未歸且淹留。

粵嶺風俗殊。有疾時勿藥。束帶趨房祀。用史巫紛

若絃歌薦繭粟。奴至洽觴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雞骨灼。

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鰕魚。青裙脚不韞。臭味猿與狙。孰云風土惡。白洲生

綠珠。

海康臘已酉。不論冬孟仲。殺牛搗鼓祭。城郭為傾動。雖非堯頌曆。自我先人用。苦笑荆楚人。嘉平臘

雲夢。

舊時日南郡。野女出成群。此去尚應遠。東風已如雲。蚩氓託絲布。相就通殷勤。可憐秋胡子。不遇卓

文君。

出坡陀行

山坡陀兮下屬江。勢厓絕兮游波。所蕩如頽牆。松
第律兮百尺。傍拔此驚葛。葛藟之上。不見日兮。下可
依吾曳杖兮。吾僮亦吾之書。隨藐余望兮。水中泚
頽然而長者。黃冠而羽衣。澣頤坦腹。盤石箕坐兮。
山亦有趾。安不危。四無人兮。可忘飢。仙人偃佺自
言其居瑤之圃。一日一夜飛相往來。不可數使其
開口言兮。豈惟河漢無驚極。余心默不言兮。蹇昭
氏之不鼓琴。檐將山河與日月。長在若有人兮。夢
中仇池我歸路。此非小有兮。噫乎。何以樂此而不
去。昔余游於葛天兮。身非陶氏。猶與偕乘。渺茫良

三百〇三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六
未果兮僕夫悲余馬懷聊逍遙兮容與晞余髮兮
蘭之渚余論世兮千載一人猶並時余行詰曲兮
欲知余者稀峨峨洋洋余方樂兮譬余繫舟於水
魚潛鳥舉亦不知何必每念輒得應余若響坐有
如此兮人子期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六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七

書事

河復 并序

熙寧十年秋。河決澶淵。注鉅野。入淮泗。自澶魏以
北皆絕流。而齊楚大被其害。彭門城下水二丈八
尺七十餘日不退。吏民疲於守禦。十月十三日澶
州大風。終日既止。而河流一枝已復故道。聞之喜
甚。庶幾可塞乎。乃作河復詩。歌之。道路以致民願
而迎神休。蓋守土者之志也。

君不見西漢元光元封間。河決瓠子二十年。

續瓠子隄名也。

在今澶州。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塞之輒復壞。後二十餘年元封二年。上有事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決河築宣房。

於是作宣房之歌次公前漢武帝元光元年歲在丁未盡六年改元朔則歲在癸丑盡六年改元狩則歲在己未盡六年改元鼎則歲在乙丑盡六年改元封則歲在辛未自元光至元封凡二十五年案溝洫志元光中河決瓠子此元光之決也又云上有事萬里沙回還自臨河此元封之決也先生詩蓋言此兩段事

帝作瓠

子之歌有云吾山平兮鉅野溢又曰鬻浮桑兮淮泗滿曾直魏武帝四時食制鱸魚大如五斗盃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鱸魚長二丈

沙回封禪罷師萬里沙神祠也初遣越巫沈白馬續上有事萬里沙回

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次公郊祀志云既滅南越命越巫立越祝沈白馬

計隨流下厚河渠書天子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吾君

仁聖如帝堯百神受職河神驕師川禮記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帝遣

風師下約束北流夜起澶州橋東風吹凍收微涿

神功不用淇園竹續武帝塞瓠子時東郡燒州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楚人種

麥滿河淤仰看浮槎棲古木援柳宗元詩渡頭水落邨徑成撩亂浮槎在高樹

康辰歲人日作詩聞黃河已復故流老臣

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夢仙案年譜元符三年庚辰先廿年六十五在儋耳五月徽宗皇帝量移廉州

老去仍栖隔海邨夢中時見作詩孫須溪此句為仲虎發也陸務觀云在蜀見蘇山藏公墨迹疊韻詩後題云寄作詩孫符

天涯已慣經人日歸路猶欣過

鬼門厚山水志廣南西路容牢二州界有鬼門關三策已應思

賈讓續漢哀帝時賈讓奏言治河三策今見溝洫志孤忠終未赦虞翻厚三國志虞翻性疎直數

有酒失孫權積怒放之交州在南十餘年卒典衣贖買河源米屈指新筍作上

元

不用長愁挂月邨任杜詩月挂客愁邨檳榔生子竹生孫自注海南勒竹

每節生枝如竹竿大蓋竹孫也新巢語燕還窺研舊雨來人不到門春

水蘆根看鶴立夕陽楓葉見雅翻此生念念隨泡
影莫認家山作本元自注言雖寄旅於海上不
必以家山方是本元也

江漲用過韻

艸木生故墟牛羊滿空瀆春江圍艸市夜浪浮竹

屋信祖唐房千里為竹室記云子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
四周植者為柱楣撐者為椽栴破者為雷削者為障已連漲海

白尚帶霍山綠次公霍山則惠
州江所出也坎離更休王次公坎水也離
火也火旺則水

魚鼈橫陵陸得非昆侖囚欲報陸渾劔公次

行看北風競續左傳晉人聞有
楚師師曠曰吾驟長驅連山

燒一掃含沙毒厚山海經大荒南有蛇處水
中含沙射人影中則成瘡孤吟愍造化何

來救南國蹙援左傳成十六年云南
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

時停倚伏當憐水旱氓不作舟車蓄厚史記旱則資車
水則資舟物之理

江流儻席卷社酒期茅縮次公古者以茅縮酒如左傳云
楚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是也

連雨江漲二首

越井岡頭雲出山牂牁江上水如天牀牀避漏幽

人屋續杜甫茅屋為秋風所
破歌牀牀屋漏無乾處浦浦移家蚤子船龍卷魚鰕

并雨落人隨雞犬上牆眠只應樓下平階水長記

先生過嶺年

急雨蕭蕭作晚涼臥聞榕葉響長廊厚柳子厚詩山城
雨過百花盡榕葉

滿庭鶯亂啼微明燈火耿殘夢半溼簾帷浥舊香高浪隱

牀吹甕盎聞風驚樹擺琳琅先生不出晴無用留

向空階滴夜長

向空階滴夜長

向空階滴夜長

頃年楊康功使高麗還奏乞立海神廟于板橋僕嫌其地湫隘移書使遷之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竟不從不知定國何從見此書作詩稱道不已僕復不記其云何也次韻

答之

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談笑出偉奇。鼓舞南海

神。次公韓退之有南海神廟碑最為奇絕頃年三韓使。次公三韓使指言楊康公也高麗謂之三韓曰辰韓曰弁韓曰

馬韓幾為蛟鯉吞。歸來築祠宇。要使百賈奔。版橋商賈所聚我

欲遷其廟下數浮空羣。謂登州海市移書竟不從。信非磊

落人。公胡為拳拳。繫此空中雲。作詩頌其美。何異

刺劍痕。次公楚人有行船而失劍乃刺舟記之欲以求劍焉事出呂氏春秋我今已括囊。象在

六四坤。援易坤卦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譽

兩橋并引

惠州之東江溪合流有橋多廢壞以小舟渡羅浮道士鄧守安始作浮橋以四十舟為二十舫鐵鎖石釘隨水漲落榜曰東新橋州西豐湖上有長橋屢作屢壞栖禪院僧希固築進兩岸為飛閣九間盡用石鹽木堅若鐵石榜曰西新橋皆以紹聖三年畢工作二詩落之

羣鯨貫鐵索。背負橫空霓。次公羣鯨以言四十舟霓以言兩橋也首搖翻雪

江。尾插崩雲谿。機牙任信縮。漲落隨高低。轆轤卷

巨索。青蛟挂長堤。犇舟免狂觸。脫筏防撞擠。一橋

何足云。謹傳滿東西。父老有不識。喜笑爭攀躋。魚

龍亦驚逃。雷電生馬蹄。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

姦民食此險。出沒如鳧鷖。似賣失船壺。伯恭遜齋閒覽云傳云中流失

船一壺千金壺乃今所謂浮環者凡渡江海必預備浮環以虞風濤覆溺之患其形如環而空中用帛為帶挂之項上出兩手以按之則浮而不溺

可以待救至今如去登樓梯。次公後漢劉琦嘗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乃共升樓因去梯謂亮曰

浙人呼為壺不知百年來。幾人隕沙泥。豈知

出千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濤瀾上。安若堂與閨。往來無晨夜。醉病休扶攜。使

君飲我言。妙割無牛雞。不云二子勞。歎我捐腰犀。

二子造橋予嘗助施犀帶我亦壽使君。一言聽扶藜。常當修未壞。勿

使後噬臍。次公左傳若不早圖後君噬臍昔橋本千柱。挂湖如斷霓。浮梁陷積淖。破版隨奔

溪。笑看遠岸沒。坐覺孤城低。聊因三農隙。續左傳春蒐夏苗秋

彌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稍進百步隄。炎州無堅石。潦水輕推擠。

千年誰在者。鐵柱羅浮西。獨有石鹽木。白蟻不敢

躋。似開銅駝峰。如鑿鐵馬蹄。岌岌類鞭石。厚三齊略記秦始皇

作石橋於海上欲過海春日出處有神人驅石石去不速神人鞭之乃流血山川非會稽。次公始皇所作石橋在今會稽

郡石猶作赤色也嗟我久閣筆。不書紙尾鷺。次公法帖中有王氏一帖最後大書一鷺字相

傳此帖之珍所酬至五十餘萬云蕭然無尺筆。欲搆飛空梯。百夫下一

杙。厚爾雅檝謂之杙注云檝也椽此百尺泥。橋柱石礫之下皆有堅木椽入泥中丈餘謂之頂椿探囊

賴故侯。寶錢出金閨。子由之婦史頃入內得賜黃金錢數十助施父老喜雲集。

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邨雞。似聞百歲

前海近湖有犀。橋下舊名鰐湖蓋常有蛟鰐之類那知陵谷變。枯瀆生

艾藜後來忽忘今冬涉水過臍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當

世者

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飢不眠夜聞三人笑
語言羽衣著屐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
扣聲清員洞中鏗鉉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雞
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
膾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弊席氈夜穿茅屋
光射天里閭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
而有眾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
神人戲汝真可憐續退之感二鳥賦雖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戲願君為考然

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監試呈諸試官

邦衡案先生文集年譜熙寧五年先生在杭州監試

我本山中入寒苦盜寸廩文詞雖少作勉強非天

稟既得旋廢忘嬾惰今十稔麻衣如再著墨水真

可飲續梁試進士不中程者飲以墨水援唐嚴選舉之法棘闈舉人至渴有飲墨水者子仁北齊選舉濫者飲墨水一斗每聞

科詔下白汗如流瀦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芻

蕘盡蘭蓀香不數葵荏貧家見珠貝眩晃自難審

緬懷嘉祐初文格變已甚次公嘉祐初文格雕鏤磔裂如劉幾魏宜之屬千金碎

全璧百衲收寸錦調和椒桂釀咀嚼沙礫礮廣眉

成半額厚馬廖言城中好廣眉四方皆半額學步歸蹕蹠續莊子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

而歸又云夔以一足蹠蹕而行維時老宗伯援言歐陽永叔也氣壓羣兒凜蛟龍

宋史文苑傳上卷

不世出魚鮪初驚滄續禮運以龍為畜故至音久乃信

知味猶食椹續詩泮宮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至令天下士微管

幾左衽謂當千載後石室祠高朕厚高朕漢末為蜀郡守興設學校修周公禮教

邦人立石室祠之在文翁石室傍爾來又一變此學初誰諗次公衛玠樂廣言其時尚虛無之學也權衡破舊法

芻豢笑凡飪高言追衛樂次公曹植沈約言時以詩賦為篆刻而不用也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次公

曹沈次公曹植沈約言時以詩賦為篆刻而不用也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次公

楊子或問淵騫曰在寢却顧老鈍軀頑樸謝鐫鋟諸君況才傑

容我嬾且噤聊欲廢書眠秋濤春午枕

試院煎茶

蟹眼已過魚眼生任蔡君謨作茶辨辨水泉煮飲等極為詳備有如魚眼微有聲為一沸四向如涌泉連蟹眼魚眼用湯之法潘茶經云凡候湯有三沸珠為第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則湯老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

出磨細珠落眩轉繞甌飛雪輕銀餅瀉湯誇第二續惠山泉煎茶為第二次公此乃是尋常點茶時先略傾餅中湯方點謂之第二湯也未識古人煎水意古

云煎水不煎茶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

新泉續因話錄李約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之有燄方熾者又不見今時潞

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我今貧病常苦

飢分無杯盃捧蛾眉且學公家作茗飲博爐石鈔

行相隨不用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厚盧全謝孟諫議奇新茶詩三椀搜枯腸惟有文但願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厚盧全新茶詩日

字五千卷將打門厚盧全新茶詩日高丈五睡正濃軍

驚周公

催試官考較戲作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擇茅檐與市樓況我

文蔚堂

官居似蓬島鳳味堂前野橘香。劔潭橋畔秋荷老。

八月十八潮。堯卿案正和中呂昌明所定浙江潮候云春秋同候初三十八未正潮壯觀天下無。

鷗鵬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厚楚子重伐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

被練三千以侵吳紅旗青蓋互明滅。次公紅旗青蓋言弄潮也黑沙白浪相吞

屠。人生會合古難必。此景此行那兩得。願君聞此

添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鵠。

八月十七復登望海樓自和前篇是日傍

出與試官五人復留五首

樓上煙雲怪不來。樓前飛紙落成堆。非關文字須

重看。却被江山未放回。

眼昏燭暗細行斜。考閱精強外已誇。明日失杯君

莫怪。早知安足不成蛇。續陳軫曰人有遺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

人曰吾蛇先成吾能為之足人奪之酒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非蛇也

亂山遮曉擁千層。睡美初涼撼不應。昨夜酒行君

屢歎。定知歸夢到吳興。

天台桂子為誰香。厚唐垂拱中天台桂子落十餘日方止云陸龜蒙詩注倦聽空階

夜點涼。賴有明朝看潮在。萬人空巷鬪新妝。

秋花不見眼花紅。身在孤舟兀兀中。次公言在試院中秋花不得見但見

眼花紅而已細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

宋叔達家聽琵琶

數絃已品龍香撥。續楊貴妃琵琶以邏迤檀為槽龍香版為撥厚鄭愚津陽門詩玉奴琵琶龍香撥玉奴太

真小半面猶遮鳳尾槽。續白樂天琵琶行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厚楊妃傳寺人白季登使還

字文蔚堂

進木潤如玉光耀可鑿新曲翻從玉連鎖厚玉連鎖今曲名次公歐陽詩云杜彬琵琶皮

有金縷紅文感如雙鳳舊聲終愛鬱輪袍續王維因岐王為介以琵琶新聲之怨切者奏於公

傳玉連鎖聲入黃泉夢回只記歸舟字續李生者其舅盧有道術謂李生曰求得善琵琶者令侍飲生

主主曰此何曲維曰號鬱輪袍視箏篋上有朱字云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後李生娶陸長源女乃所見於舅家者問有何能曰善箏篋取而視之朱字宛然見太平廣記云

賦罷雙垂紫錦條堯卿紫錦條見張說琵琶賦何異烏孫送公主厚傳

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奏之碧天無際雁行高

款塞來享

蠢爾氏羌國天誅亦久稽既能知面內不復議征西斥候銷烽火邊城息鼓鼙輸忠修貢職棄過為黔黎雪滿流沙靜雲沈太白低巍巍二聖治盛德古難齊

觀開西湖次吳左丞韻

偉人謀議不求多事定紛紛自唯阿盡放龜魚還綠浦肯容蕭葦障前坡一朝美事誰能絕百尺蒼厓尚可磨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時下浴明波

聞洮西捷報

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池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牧臣不見天顏喜但驚艸木放春容

己未十月十五日獄中恭聞太皇太后不

豫有赦作詩

庭柏陰陰晝掩門烏知有赦鬧黃昏漢宮自種三

四百六
生福。楚客還招九死魂。縱有鉏犁及田畝。已無面目見丘園。只應聖主如堯舜。猶許先生作正言。

聽僧昭素琴

温和無攪繹。繹。騶忌子言鼓琴曰攪之。深繹之。愈者政之平也。至平無按抑。不知微妙聲。究竟從何出。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和心。此心知有在。尚復此微吟。

聽賢師琴

大絃春温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厚。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曰。夫大絃濁以春。温和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臣也。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續管子地員篇。凡聽微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疾而清。門前剥啄誰叩門。山僧未閒君勿嗔。歸家且覓

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

次公。樂天廢琴詩。何物使之然。羌笛與秦箏。先生詩。話云。昵昵兒女

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也。歐陽公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固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非琴詩。余退而作。抗僧惟賢詩云。且曰。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為恨。

潤州甘露寺彈箏

多景樓上彈神曲。

次公。神曲。蓋今箏中有之。舊注却引白樂天詩。夜聞箏中彈。瀟湘送神曲。有感。非是。堯卿。楊玄

素云。孫朱巨源。王存正。仲與東坡同遊。多景樓。京師官伎皆在。而胡琴者。姿伎尤妙。三公皆一時英彥。境之勝。客之秀。伎之妙。真為希遇。酒闌。巨源請於東坡曰。殘霞晚照。非奇詞。遂作采桑子。所謂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樓中是也。欲斷哀絃再三促。江

妃出聽霧雨愁。

續郭璞江賦。馮夷倚浪以傲睨。江神含頰而絲眇。

白浪翻空動浮

玉。

喚取吾家雙鳳槽。

堯卿。潘岳笙賦云。光伎儼其階。列雙鳳槽以和鳴。

遣作三

峽孤猿號。

堯卿。梁簡文。巴東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

與君合奏芳春

調。啄木飛來霜樹杪。

堯卿。文忠公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詩云。大絃聲遲小絃促。十歲嬌兒

六言
禪啄木啄木不啄新生枝唯啄牙槎枯木腹啄木飛從何處
來花間葉底時丁丁林空山靜聲逾響行人舉頭飛鳥驚

陌上花三首 并引

游九仙山聞里中兒歌陌上花吳越王妃每歲春
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
吳人用其語為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而其詞鄙
野為易之云

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
垂老游女長歌緩緩歸

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輦來若為留得堂
堂去且更從教緩緩回

生前富貴艸頭露續杜詩惜君只欲苦死
留富貴何如艸頭露身後風流陌上

花且作遲遲君去魯獨歌緩緩妾回家

刁景純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 敬夫廬
山記云

瑞香花紫而香烈非羣
芳之比其始蓋出此山

上苑天桃自作行劉郎去後幾回芳厭從年少追
新賞閒對宮花識舊香欲贈佳人非泛洎續秦有詩伊
其相謔贈之

以為
藥好紉幽佩弔沈湘援離騷紉秋
蘭以為佩鶴林神女無消息

為問何年返帝鄉鶴林神女見前
冬日牡丹詩注

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示坐客

白露下衆艸碧空卷微雲孤光為誰來似為我與
君水天浮四座河漢落酒尊使我冰雪腸不受麴
蘖熏尚恨琴有絃出魚亂湖紋哀彈本舊曲妙耳

非昔聞。良時失俯仰。此見寧朝昏。懸知一生中。道
眼無由渾。

聽武道士彈賀若

清風終日自開簾。涼月今宵肯挂檐。琴裏若能知
賀若。（續）賀若琴操名唐宣宗時待詔賀若所製詩中定合愛陶潛。（次公）賀若之曲其聲雅澹而
有餘韻猶陶潛詩外枯而中腴故以比焉

舟中聽大人彈琴

彈琴江浦夜漏永。斂衽竊聽獨激昂。風松瀑布已
清絕。更愛玉佩聲琅璫。自從鄭衛亂雅樂。古器殘
破世已忘。千年寥落獨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閱興
亡。世人不吝獨反古。強以新曲求鏗鏘。微音澹弄

忽變轉。數聲浮脆如笙簧。無情枯木今尚爾。何況
古意隋渺茫。江空月出人響絕。夜闌更請彈文王。

（續）古琴調有文主操

次韻子由彈琴

琴上遺聲久不彈。琴中古意本長存。苦心欲記常
迷舊。信指如歸自著痕。應有仙人依樹聽。空教瘦
鶴舞風騫。誰知千里溪堂夜。時引驚猿撼竹軒。（終）

南日令道士趙宗有彈琴溪堂

祥符寺九曲觀燈

（商）老案杭州圖經大中祥符寺在城北宋朝大中祥符初賜今號九曲法濟院在錢塘門外寺有明軒爽軒云

紗籠擎燭迎門入。銀葉燒香見客邀。（事見諸香名譜）金鼎轉

丹光吐夜寶珠穿蟻鬧連宵

次公小說載有以九曲寶珠欲穿之而不得問之孔子孔子教

以塗脂於線使蟻通焉

波翻燄裏元相激魚舞湯中不畏焦

續三國時

有術士以藥傳魚投沸鼎中徘徊不死次公此直言琉璃水置魚其中其後點燈魚游泳而不畏耳今燈富處皆然舊注所引非是

明日

酒醒空想像清吟半逐夢魂銷

次韻穎叔觀燈

安西老守是禪僧到處應然無盡燈永夜出遊從

萬騎諸羌入看擁千層便因行樂令投甲不用防

秋更打水振旅歸來還侍燕十分宣勸恐難勝

聞錢道士與越守錢穆父飲酒送二壺

龍根為脯玉為漿

師幽怪錄有巴邛人不知姓嘗入橘林見一大橘如三四斗蓋巴人異之令攀橘剖開中有二

老叟相對奕身長尺餘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恨不得深根固蒂耳一叟曰僕飢矣須龍脯食之食訖以水嚙地為二白龍乃去又十洲

記瀛洲有玉膏如酒名曰玉酒飲杯輒醉令人長生任上元夫人謂漢武帝曰鳴天鼓飲玉漿

下界寒酸亦謾嘗

一紙鵝經逸少醉

續晉王羲之傳山陰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

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窮宏達之言

他年鵬賦謫仙狂

續李白觀晉阮宣子大鵬贊心陋之遂作大鵬賦以

金丹自足留衰鬢

子仁抱朴子內篇曰金丹燒之愈久變化愈妙令人不老不死

苦淚何須點別腸吳越舊邦遺澤在定應符竹付諸郎

援漢文帝初與郡守為竹符分為二以右留京師以左與之師穆父與錢道士皆吳越王錢鏐之後

次韻潛師放魚

子蒼參寥子詩集載此詩其序云虛白齋與子瞻共坐有客饋魚於子瞻子

瞻遣放之遂命賦是詩有使君事道不事腹杞菊終年食甘美之句于瞻遂次其韻

法師說法臨泗水無數天花隨塵尾

堯卿法雲母吳氏初生雲時忽見雲

氣滿室光色瑩徹因名法雲出家之後更不易之時梁武方重佛法尤敬於雲與誌公相若誌公亦重焉號為大林法師雲方講次有天花散墜舉

衆咸見歎異非常又維摩詰寶有天女見諸天人聞所說法便見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菩薩即皆墜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墜

勸將淨業種西方莫待夢中呼起起

厚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

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曰辰為龍已為蛇歲在龍蛇賢人嗟知命將終矣

哀哉若魚竟坐口遠

媿知幾穆生醴况逢孟簡對盧仝

續孟簡為常州刺史與盧仝遊北湖盡買漁人

所獲魚放之全

不怕校人欺子美疲民尚作魚尾赤

詩任

作觀放魚歌

鮐魚頰尾注云魚勞則尾赤師案公詩案言此譏朝廷行青苗助役法

數畧未除吾顙泚法師

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泥沙底

次公三秦記漢武帝游昆明池見大魚銜鈞而放之

間三日帝復遊池濱得明月珠一雙帝曰豈魚之報邪堯卿白樂天放魚詩施恩若望報吾非斯人徒不須泥沙底辛苦覓明珠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

之西池為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寢戲

作放魚一首

東池浮萍半粘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

涵空舞闊搖淡吹苻帶吾僚有意為遷居老守縱

饞那忍膾縱橫爭看銀刀出

次公銀刀白魚之狀杜詩出網銀刀亂

灑灑初

驚玉花碎但愁數畧損鱗鬣未信長堤隔濤瀨滅

滅發發須臾間

次公詩顧人篇施眾滅滅鱣鱣發發

圍圍洋洋尋丈外安

知中無蛟龍種

郊老襄河記云龍煥字世文晉太康中祥柯太守去官還鄉里里人語曰我家池裏龍種來歸

尚

恐或有風雲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淮

海

厚莊子魚相忘於江湖白樂天放魚詩憐其不得所移放於南湖南湖連西江好去莫踟躕

復次放魚前韻答趙承議陳教授

趙景貺陳履常

擾擾萬生同大塊槍榆不羨培風背青丘已吞雲

夢芥黃河復繞天門帶

厚漢官儀及泰山記曰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仰視天

門如從穴中視天窗矣又云黃河去泰山三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

嘗譏韓子隘且陋一飽

鯨魚何足膾

援退之詩巨鯨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

東坡也是可憐人

子仁杜詩

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

披挾泥沙收細碎

次公齊已詩云翻思易水上細碎動離魂

誓將歸休八節灘

續白樂天早年歸休於所居履道里且築香山石樓鑿龍澗八節灘為游賞之樂

又

欲往釣七里瀨

厚顧野王輿地志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唐駱賓王釣磯文余晨行至七里瀨

正似

此魚逃網中未與造物遊數外且將新句調二子

湖上秋高風月會為君更喚木腸兒脚扣兩舷歌

小海

續晉書隱逸傳賈充令夏統歌小海唱統以足扣舷引聲清激風起書冥舟人恐懼充令伎女盛服金翠繞其船三匝統若無所聞

充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

堯卿名肇

街槐綠閣雨初勻瑞霧香風滿後塵清廟幸同觀

濟濟

續詩清廟祀文王也其詩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豐年喜復接陳陳

厚豐年亦詩名而前

漢書有云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雍容已饜天庖賜俯伏初嘗貢茗新

路歸來聞好語

厚李賀詩沙路歸來聞好語早火不光天下雨

共驚堯顙類高辛

次公高辛帝嘗乃堯之父也堯以言宋哲宗兩高辛以言宋神宗用堯顙字則孔子世家載孔子立於鄭之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今借此以言宋哲宗之類宋神宗也

入仗魂驚蠹艸萊一聲清蹕九門開暉暉日傍金

輿轉習習風從玉宇來流落生還真一芥周章危

立近三槐

學士班近執政厚周禮面三槐三公位焉

道傍儻有山中舊問我收

身早晚回

再和

眼花錯莫鬢霜勻病馬羸騶只自塵奉引拾遺叨

侍從

續杜詩我昔近侍叨奉引

思歸少傅羨朱陳

厚白樂天以太子少傅致仕有詩云憶昨旅遊初

今五十春孤舟三適楚羸馬四經秦一生苦如此長羨朱陳民朱陳邨在徐州豐縣去縣遠而官事少處深山中民俗淳質一邨惟朱陳二姓世為婚姻民安其土無窮旅衰年壯觀空驚目險韻清詩苦鬪新

最後數篇君莫厭擣殘椒桂有餘辛次公此句士大夫傳云當時有問先生

句義何如先生曰言其辣也子仁詩話云先生在北扉和辛字韻詩韻窘東而往反不已先生厭之復和云云顧問客曰解此否謂唱首多辣氣故爾詩話

板作薑

憶觀蒼海過東萊日照三山迤邐開次公三山於寰宇記載在萊州掖縣注云

在海之南岸先生赴密州時有詩桂觀飛樓凌霧起仙幢寶蓋拂天來

不聞宮漏催晨箭但覺檐陰轉古槐供奉清班非

老處會稽何日乞方回時方乞會稽守續晉都督字方回為徐充二州刺史其子超為作牋陳老病乞

閒地自養桓温大喜即轉為會稽太守

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勗左藏

以其徒會獵園下

官園刈葦歲留槎淡冬放火如紅霞枯槎燒盡有

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黃狐老兔最狡捷賣侮百

獸常矜誇年年此厄竟不悟但愛蒙密爭來家風

回燄卷毛尾熱欲出已被蒼鷹遮野人來言此最

樂徒手曉出歸滿車巡邊將軍在近邑呼來颯颯

從子又戍兵久閒可小試子仁吳王闔閭謂孫武曰可以小試勒兵乎戰鼓雖

凍猶堪檣雄心欲搏南澗虎陳勢頗學常山蛇霜

乾火烈聲爆野飛走無路號且呀迎人截來若逢

箭避犬逸去窮投置擊鮮走馬殊未厭次公漢陸賈謂其子曰數擊鮮

母久混汝為也但恐落日催栖雅弊旗仆鼓坐數獲續周官大司馬羣吏

弊旗注 弊仆也 鞍挂雉兔肩分麇主人置酒聚狂客紛紛醉

語晚更譁燎毛燔肉不暇割飲噉直欲追羲媧青

丘雲夢古所吃續司馬相如賦子虛過咤烏有先生之言齊曰秋

中曾不 與此何啻百倍加苦遭諫疏說夷羿援魏絳諫晉

箴曰在帝夷 又被賦客嘲淫奢豈如閒官走山邑放曠

不與趨朝衙農工已畢歲云莫車騎雖少賓殊佳

酒酣上馬去不告獵獵霜風吹帽斜厚北史獨孤信嘗

城其帽微側詰旦人有戴 帽者咸慕信而側其帽焉

和梅戶曹會獵鐵溝

山西從古說三明續漢安定皇甫威明燉煌張然明武威段紀明

猛三明 誰信儒冠也捍城竿上鯨鯢猶未掩近臯 州中

狐兔不須驚續杜詩州中狐兔盡何 東州趙使飲無敵南

國梅仙詩有聲次公左氏傳趙 不向如臯閒射雉是日惟

射厚左傳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

始笑而言次公臯者澤名也如訓往也言御其妻而往於臯澤也然自古

樂府詩已誤使樂府詩有雉子班三篇皆使如臯字張正見曰唯當度弱

水不怯如臯箭毛處約曰能使如臯路相追巧笑歸江總曰暫往如臯路

當令巧笑開上兩篇猶未覺其誤至江總詩如臯上暫 歸來何以得

卿卿援王戎妻每呼戎為卿戎曰婦人卿壻於理不順

答曰我愛卿親卿所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祭常山回小獵堯卿熙寧

青蓋前頭點皂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

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

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厚晉

傳齊王回召為大司馬主簿周玘與榮謀起兵攻陳敏榮發橋斂舟於南岸

敏率萬餘人舟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眾潰散堯卿晉謝文為西涼州簿

艾本書生
使之用兵

人日獵城南會者十人以身輕一鳥過槍
急萬人呼為韻軾分得鳥字

兒童笑使君憂愠長悄悄誰拈白接羅令跨金騾
裏東風吹溼雪手冷怯清曉忽發兩鳴鶻厚鳴鶻鳴鏑也漢句

相趁飛蟲小放弓一長嘯目送孤鴻矯吟

詩忘鞭轡不語頭自掉歸來仍脫粟續公孫弘飯脫粟鹽鼓

黃芹蓼次公陸機云千里尊羹未下鹽鼓何似雷將軍堯卿將軍雷勝華陰人也王父唐令狐潮圍雍

為將百戰意未了馬上倒銀餅得免不暇燎少年

負奇志蹭蹬百憂繞回首英雄人老死亦不少青

春還一夢餘年真過鳥

次公蓋使老杜句云餘生如過鳥故謂之真以明之師李太白詩生猶鳥過目

莫上呼鷹臺平生笑劉表續襄陽耆舊傳云劉表任荊州

將官雷勝得過字代作

胡騎入回中

厚回中在定安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急烽連夜過短刀穿虜

陳濺血貂裘旋一來輦轂下愁悶惟欲臥今朝從

公獵稍覺天宇大一雙鐵絲箭未發手先唾射殺

雪毛狐次公傲老杜射殺林中雪色鹿腰間餘一箇

有言郡東北荆山下可以溝畎積水因與
吳正字王戶曹同往相視以地多亂石不
果還遊聖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無棺槨

或云宋司馬桓黜墓二子有詩次其韻二

首敬夫案先生集遊桓山記云元豐三年正月乙亥春服既成從三子遊於泗水之上登桓山入石室

側手區區未易遮續時河決水方退諺有側手障黃河之語奔流一瞬卷千家

共疑智伯初圍趙續左氏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懼奔晉陽三國攻晉陽引汾水灌其邑城不陷者三版猶

有張湯欲漕斜厚前漢溝洫志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車下御史大夫張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

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上以為然而水多湍石竟不可漕

地分將勞苦送生涯使君下策真堪笑隱隱驚雷

響蹋車

茫茫清江繞孤岑歸路相將得暫臨試著芒鞋穿

犖确更然松炬照幽溪縱令司馬能鑿石續宋司馬桓黜自為

會有中郎解摸金厚陳琳為袁紹作檄書言曹操時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餘

石椁三不成強寫蒼厓留歲月他年誰識此時心

起伏龍行并序

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父老云與泗水通增損

清濁相應不差時有河魚出焉元豐元年春旱或

云置虎頭潭中可以致雷雨用其說作起伏龍行

何年白竹千鈞弩射殺南山雪毛虎續秦昭王時有一白虎數遊秦蜀巴

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殺虎者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登樓射殺白虎事見後漢史師武經教弩法云古有下竹八檐雙弓黃連之號皆弩名至今顱骨帶霜牙尚作四海毛蟲祖東方

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碧潭近在古城東

神物所蟠誰敢侮上敲蒼石擁巖竇下應清河通

水府眼光作電走金蛇鼻息為雲擢煙縷當年負

圖傳帝命左右義軒詔神禹

厚龍馬負圖於河伏義則之以畫八卦黃帝言余夢兩龍挺白

圖以授余於河之都洛出龜書以賜神禹洪範是也次公河圖書曰舜以太尉即帝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舜前

爾來懷

寶但貪眠

子仁莊子驪龍頷下有珠得之者必遭其睡也又張華云龍抱寶而眠謂之癡龍

滿腹雷霆

瘖不吐赤龍白虎戰明日

是月丙辰明日庚寅續劉禹錫言以虎頭置龍潭中威猛相擊其勢必

鬪則可致風雨或遇歲旱為之有驗

倒卷黃河作飛雨嗟吾豈樂鬪兩雄

有事徑須煩一怒

李委吹笛

并引

元符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峰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石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

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要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

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夜直祕閣呈王敏甫

蓬瀛宮闕隔埃氛帝樂天香似許聞瓦弄寒蟬鴛臥月樓生晴靄鳳盤雲共誰交臂論今古只有閒心對此君大隱本來無境界北山猿鶴漫移文

余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來如羣馬

奔突以手掇開籠收其中歸家雲盈籠開而放之作攫雲篇

物役會有時星言從高駕道逢南山雲歟吸如電過竟誰使令之袞袞從空下龍移相排撈鳳舞或頽亞散為東郊霧凍作枯樹稼或飛入吾車偏仄人肘膊搏取置笥中提攜反茅舍開絨乃放之掣去仍變化雲兮汝歸山無使達官怕

雅種麥行

霜林老雅閒無用畦東拾麥畦西種畦西種得青猗猗畦東已作牛尾稀明年麥熟芒攢槩農夫未食雅先啄徐行俛仰若自矜鼓翅跳踉上牛角憶

昔舜耕歷山鳥為耘

次公史記舜本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其後崩於蒼梧之野注引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又夏禹本紀禹葬會稽注引地里志云山上有禹祠相傳以為下有羣鳥耘田故文選注左思賦云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耘先生下筆痛快不復檢耳堯祖笠澤叢書云世謂舜之在下田於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今老雅種麥更辛勤農夫羅拜雅飛起勸農使者來行水

吳中田婦歎

和賈收韻

今年秔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茵鎌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茅苫一月隴上宿天晴穫稻隨車歸汗流肩頰載入市厚退之城南聯句云刈熟擔肩頰價賤乞與如糟糶賣牛納稅坼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官今要錢不要米子仁司馬溫公曰百姓有米而官不要米百姓無錢而官必要錢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

滿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婦

厚史記滑稽傳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

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豹問其故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得數百萬為河伯娶婦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共粉飾之沈之河中云不爾即有水患於是豹至始禁絕之

臂痛謁告作三絕句示四君子

公退清閒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

心病臥看縈簾一炷香

心有何求遣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

子仁孟郊詩妾心古井水波瀾誓不

起 祇愁戲瓦閒童子却作泠泠一水看

鍾楞嚴經月光童子白佛言我

作水觀室中安禪有弟子窺窗惟見清水取一瓦礫投水我出定後頓覺心痛爾時童子來前說如上事我則告言汝更見水可即除去瓦礫童子奉教後入定時開門除之我後出定身即如初

小閣低窗臥晏溫

援西漢郊祀志上至中山晏溫注云三輔謂日出清霽為晏晏而溫也

了然非

默亦非言維摩示病吾真病誰識東坡不二門

客位假寐

因謁鳳翔府守陳公弼

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

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見顙須雖無性命憂且復忍

須臾

續音郝超為中書侍郎謝安與王文度共語超曰吁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須臾邪

富陽妙庭觀董雙成故宅發地得丹鼎覆

以銅盤承以琉璃盆盆既破碎丹亦為人

爭奪持去今獨盤鼎在耳二首

饒富陽圖經云妙庭觀在縣西

十五里國朝天聖中道士發地得丹鼎

人去山空鶴不歸丹七鼎在世徒悲可憐九轉功

成後却把飛升乞內芝

文公宣志河中永樂道淨院唐文宗時道士鄧太玄鍊丹於藥院中藥成疑功

未究留貯院內人共掌之太乙死周悟先主院事時有蒲人侯道華者事悟先以供給使諸道士皆奴畜之而道華愈欣然一旦昧爽眾晨起道華房中亡所見獨留一詩云帖裏人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慙媿深珍重珍重鄧天師他年鍊得藥留著與內芝吾師知此術速鍊莫為遲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其下列細詞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名內芝配住上清善進院學者多疑內芝字舊注引真誥言得隱芝服之便為真仙又或以為抱朴子所謂內芝且以為先生曾賦詩者今故為詳載所出

琉璃擊碎走金丹無復神光發舊壇時有世人來
舐鼎欲隨雞犬事劉安

續前漢淮南王安臨仙去餘藥在庭中雞犬舐之並得飛升故雞鳴雲中犬吠

上天

讀孟郊詩二首

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
遭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水清石鑿鑿湍激不
受篙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蠡竟日

嚼空螯要當鬪僧清

續指如賈鳥者也鳥初為僧名無本詩才與郊齊名

未足當韓

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銷膏何苦將兩耳聽此寒
蟲號不如且置之飲我玉卮醪

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飢腸自鳴喚空壁轉飢
鼠詩從肺府出出輒愁肺府有如黃河魚出膏以
自煮尚愛銅斗歌鄙俚頗近古桃弓射鴨罷獨速

短蓑舞

次公郊送澹公詩十二首其一曰銅斗飲江水手拍銅斗歌儂是拍浪兒飲則拜浪婆脚蹋小船頭獨速舞短蓑笑伊漁陽

短楫畫菰蒲鬪作豪橫歸笑伊水健兒浪戰求光輝不如竹枝弓射鴨無非不憂蹋船翻浪不蹋土
驚菰蒲頭鴛鴦亦零落彩色難

相求儂是清浪兒每蹋清浪遊笑伊鄉貢
郎蹋土稱風流如何中角翁至死不裏頭
吳姬霜雪白赤脚浣

白紵嫁與蹋浪兒

王堯卿唐李益詩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不識離別苦歌

君江湖曲感我長羈旅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

丁女真水妃

次公左傳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于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

水妃也而楚所相也注云火畏水故為之妃引以女丁字則退之陸

渾山火詩云女丁婦壬傳世婚蓋言在丁為女而歸壬則為婦也寒山

便火耘

次公即今之水耕火耘耳

隕霜知己殺

續春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坏戶聽

初焚

厚季秋隕霜殺州王者順天行誅蟄蟲墮戶以避殺氣始聽焚菜

束緼方熠燿

援蒯通曰里母束緼

請火於亡肉家注緼亂廢也

敲石俄氤氳

敲夫柳宗元詩夜發敲石火

落點甘泉烽

厚

文帝時胡騎入代向注烽火通於甘泉宮饒關輔記云甘泉宮在今池陽縣西去長安三百里

橫煙楚塞氛

援晉楚會盟于

宋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

窮蛇上喬木潛蛟躡浮雲驚飛墮傷雁

狂走迷癡磨谷蟄起蜩燕

次公蜩燕二物過秋則蟄

山妖竄夔貐

續

石之怪曰夔土之怪曰貐

野竹爆哀聲幽桂飄冤芬悲同秋照解快

若夏燎蚕火牛入煙壘

厚齊田單守即墨城收城中千餘牛為絳緇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

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千穴夜縱牛半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驚遂敗

燧象奔吳軍

援左氏吳伐楚楚昭

王使鍼尹固執燧象以奔吳軍杜預云燒燧火係象尾者也

崩騰井陘口萬馬皆朱幘

續

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騎二千人持一赤幘從間道登山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皆拔趙幘立

漢幘趙軍歸壁皆漢幘大驚遂亂遁走

搖曳驪山陰諸姨爛紅

次公詩碩人注朱幘以朱纒纒扇汗也

方隨長風

卷忽值絕澗分我本山中人習見匪獨聞偶從二

三子來訪張隱君

堯卿天驥山人也

君家亦何有物象移朝

曛把酒看飛燼空庭落續紛行觀農事起畦隴如

纈紋細雨發春穎嚴霜倒秋蕒

厚州木多實曰蕒次公詩有蕒其實始知

一炬力洗盡狐兔羣

觀張師正所蓄辰砂

將軍結髮戰蠻溪，篋有珠珍勝象犀。漫說玉牀分

箭鏃，師辰州出丹砂下有白石上方有砂其石如何曾金鼎識刀

圭，鍾淮南王安臨仙去餘藥鼎雞犬舐之並得近聞猛士收丹穴

厚史記貨殖傳巴寡婦清其身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欲助君王鑄裏蹄

武帝龍首獲白麟渥洼出天馬太山見多少空巖人不見自隨

初日吐虹霓，經日流於天其氣之在地者結為丹砂續大洞煉真寶

結紅光耀如日色中品白馬牙沙者受太陽平和柔順氣結白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於其室
自稱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筆奇妙
而字不可識云天篆也與予言有所會者

復作一篇仍用前韻

酒渴思茶漫扣門，那知竹裏是仙邨。已聞龜策通

神語，更看龍蛇落筆痕。色瘁形枯應笑屈，道存目

擊豈非溫，續莊子載仲子見溫伯雪子而不言曰歸來獨掃空

齋臥猶恐微言入夢魂

魚蠻子

江淮水為田，舟楫為室居。魚鰕以為糧，不耕自有

餘。異哉魚蠻子，本非左衽徒。連排入江住，竹瓦三

尺廬，堯祖江南多以竹木為排浮水中排上以葦竹瓦為屋又黃於焉

長子孫戚施，且侏儒，次公戚施者能俯而不能仰之人禮記曰

擘水取魴鯉，易如拾諸塗。破釜不著鹽，雪鱗毛

青蔬一飽便甘寢何異獺與狙人間行路難躅地

出賦租續魯成公履畝而稅春秋書初稅畝不如魚蠻子駕浪浮空虛空

虛未可知會當算舟車蠻子叩頭泣勿語桑大夫

厚前漢桑弘羊洛陽賈人子能以心計年十二為武帝侍中言利析秋毫請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旅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為御史大夫

聞子由為郡僚所摭恐當去官

少學不為身宿志固有在雖然敢自必用舍置度

外天初若相我發迹造宏大豈敢負所付捐軀欲

投會寧知事大繆舉步得狼狽次公狼狽二獸名相附而行失一則乖故事忤者謂

之狼狽我已無可言隋甑難追悔厚後漢郭泰傳孟敏客居太原荷甑隨地不顧而去林宗

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子雖僅自免雞肋安足賴援西晉操

雞肋晉劉伶嘗因醉忤客客奮前欲毆之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低回畏罪罟黽勉敢

言退若人疑或使為子得微罪時哉歸去來共抱

東坡耒

登州海市 并序

予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嘗出於春夏今歲晚

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為恨禱於海

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

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次公楚詞九歌之河伯篇云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心知

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

為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

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

見石廩堆祝融續潮陽太守言退之也謁衡岳廟詩云我來正值

正直能感通須臾靜埽眾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

知造物哀龍鍾信眉一笑豈易得次公前漢薛宣傳云可復伸眉於後又後漢史

云伸眉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島沒但見碧

海磨青銅援十洲記言蓬萊山在碧海之中水皆碧故曰碧海杜詩羽人歸碧海功業竟何如新詩綺語

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子仁黃魯直跋先生詩帖云東坡乞得海市不時見光景神物亦知

麥魁欄之十乎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篇讀至夜半書其後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難呼孟浩然厚王維待詔金鑾殿召孟浩然商校

雅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愁侵研滴

初含凍續西京雜記載廣川王去疾盜發晉靈公冢獲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可盛數合水潤如新玉取為盛水滴喜入

燈花欲鬪妍寄語君家小兒子他時此句一時編

師居易作劉紅倡和詩序解云命小姪龍兒編錄勒成兩卷

病中夜讀朱博士詩

病眼亂燈火細書數塵沙君詩如秋露洗我空中

花續楞嚴經云亦如翳人見空中花翳病若除花於空滅古語多妙寄可識不可誇

巧笑在頰頰次公詩碩人巧笑倩兮注倩好口輔正義曰輔近頰也笑之貌美在於口輔哀音餘摻

搗曾坑一翁春次公會坑茶名蓋因地得名也紫餅供千家懸知貴公

子醉眼無真茶崎嶇爛石上得此一寸芽孝祥案蔡襄茶錄云

六石卅三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次公陸羽茶經云上者生爛石中者生巖壤下者生黃土而茶論云白茶自為一種與常茶不同其條數闊其葉薄崖石之間偶然生所生處不過一二株耳緘封勿浪出湯老客未
嘉無已茶經云湯經三沸為老

劉醜廝詩

劉生望都民次公望都定州屬縣也病羸寄空窰有子曰醜廝

十二行操瓢厚莊子盜跖無異操瓢而乞墦間得餘粒厚孟子齊之良人卒之東郭墦間之

飢飽共生死水火同焚漂病翁恃一褐度此積雪

宵哀哉二暴客次公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掣去如飢鴉翁既死於

寒客亦易此齟崎嶇走亭長不憚雪徑遙我使祝

與宛物色同遮邀次公祝與宛兩賊之姓也察其人之謂行路為出濬二賊

竟就臬考祥遜齋閒覽云百勞一名臬能捕燕雀小禽食之又龍崇蛇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臬羹又標其首於木故後人標賊首

配柳之蕘恨我非柳子擊節為爾謠續柳子厚童區寄傳寄者柳州蕘牧

初垂髻洗沐作小史裹頭束其腰厚社甫兵車行云去時里正為裹頭筆

研耕學苑援張著翰林盛事王勃能文請者甚眾金帛盈積人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戈矛戰天驕

有折脇續史記范雎從須賈使齊齊王賜金及牛酒魏齊以睚眦佯入秦為相國封侯或吹簫厚周勃以吹簫給喪事後封絳侯人事豈易料無

輕比焦僥援國語曰焦僥國人長三尺短之極也

輕比焦僥援國語曰焦僥國人長三尺短之極也

輕比焦僥援國語曰焦僥國人長三尺短之極也

輕比焦僥援國語曰焦僥國人長三尺短之極也

輕比焦僥援國語曰焦僥國人長三尺短之極也

輕比焦僥援國語曰焦僥國人長三尺短之極也

聞子由瘦

脰耳至難得肉食

五日一見花豬肉十日一遇黃雞粥土人頓頓食

諸芋

厚嶺表錄異諸糧即芋之類也大者如甌皮紫而肉白蒸煮食之

薦以熏鼠燒蝙蝠舊

聞蜜唧嘗嘔吐稍近蝦蟇緣習俗

續退之答柳州食蝦蟇詩余初不下喉近亦

能稍

十年京國厭肥羜

厚詩亦有肥羜以速諸父

日日饑花壓紅玉從

來此腹負將軍

俗諺云大將軍食飽捫腹而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出少智慮

今者固宜安脫粟人言天下無正味即且未遽賢

麋鹿

次公莊子民食芻豢麋鹿食薦即且甘帶鳴鳴嗜鼠四者孰知正味也

海康別駕復何為

康郡即雷州時子由為雷州別駕

帽寬帶落驚僮僕相看會作兩臞僂

還鄉定可騎黃鵠

糴米

糴米買束薪百物資之市不緣耕樵得飽食殊少

味再拜請邦君願受一塵地知非笑昨夢食力免

內媿

次公後漢徐穉家負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春秧幾時花夏稗忽已穉悵

然撫耒耜誰復識此意

次韻子由浴罷

理髮千梳淨風晞勝湯沐閉息萬竅通霧散名乾

浴頽然語默喪靜見天地復時令具薪水漫欲濯

腰腹陶匠不可求盆斛何由足

海南無浴器故常乾浴而已

老雞臥

糞土振羽雙瞑目倦馬驅風沙

次公驅與碾同黃魯直集有題伯時欲驅玉花驄馬

詩是奮鬣一噴玉

厚穆天子傳天子東遊於黃澤宿於曲洛時人語曰黃之隨其馬歎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歎玉

皇人壽穀垢淨各殊性快愜聊自沃雲母透蜀紗琉璃瑩

蕪竹

次公王勃春思詩水精却挂鴛鴦幔雲母斜開翡翠帷又退之蕪詩攜來當畫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璃饒本草雲母石類也一名雲珠色赤一名雲華五色具一名雲英色多青一名青液色多白一名雲沙色青黃一名磷石色正白陶隱居云雲母有八種色增注雲母以言

廚也蕪竹簞也稍能夢中覺漸使生處熟厚傳燈錄老宿有語生疎疎楞嚴在牀頭妙偈時仰讀返流歸照性次公楞嚴經云返流全六一用不行又云一

獨立遺所矚厚世說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巖巖若孤松之獨立未知仰

山禪

次公傳燈錄仰山惠寂禪師嘗謂香嚴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也已就季主卜次公史記司馬

季主卜於長安市賈誼嘗從之卜又張景陽詩歲莫懷百憂將從季主卜安心會自得助長毋相督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

獄卒梁成以遺子由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

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

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

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續鄭語幽王惡犀角

豐盈而比謹隱頑童身後牛衣媿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

知葬浙江西獄中聞杭閭間民為余作解厄道場者累月故有此句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

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

百日歸期恰及春餘年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
吹面走馬聯翩鵲啁人却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
筆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

日馬城東不鬪少年雞續塞上翁失馬未必不為福曹植詩鬪雞東郊道休官彭

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續維摩詰示病又言以法喜為妻堪笑睢

陽老從事為予投檄向江西子由聞予下獄乞以官爵贖子罪貶筠州監酒

出局偶書

急景歸來早窮陰晚不開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

來續子由已卯生故公呼為卯君

病後醉中

病為兀兀安身物酒作蓬蓬入腦聲堪笑錢塘十

萬戶官家付與老書生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

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軾過之歎其

壯麗留一絕云

檐楹飛舞垣牆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賜昆邪作

奴婢續前漢汲黯傳匈奴渾邪王來降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乃請問見武帝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以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又以微文殺無

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不知償得此人無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

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

氏媪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

感歎之餘作詩記之

縹蒂縮枝出絳房縹案白鶴故居圖嘉祐寺在歸善縣西厚杜牧之詩醉折梨園縹蒂花又李商隱詩紅袍雜絳房次公綠白色曰縹淺黃色曰緗大赤

色曰綠陰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嶺南所出啖啖

燒空紅佛桑厚晉支海異名記佛桑其花丹重敷柔澤葉如桑花

落日孤煙知客恨短籬破屋為誰香主人所爛疑為飯

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孃杜子美詩黃四孃家花滿蹊

新渠詩 并序

康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三陂疏召渠招懷遠人散耕于唐子方為旅人不得親執壺漿簞食以與侯勸逆四方之來者獨為新渠詩五章以告於道路致侯之意其詞曰新渠之水其來舒舒溢流于野至于通衢渠成如神民始不知問誰為之邦君趙侯

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奕奕如赴如湊如雲斯

積如屋斯溜嗟唐之人始識稂稊

新渠之民自淮及潭挈其婦姑或走而顛王命趙

侯宥我新民無與王事以訖七年

侯謂新民爾既來止其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

萬爾擇爾取爾耕爾食遂為爾有

築室于唐孔碩且堅生為唐民飽粥與饘死葬於

唐祭有雞豚天子有命我惟爾安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七

